

前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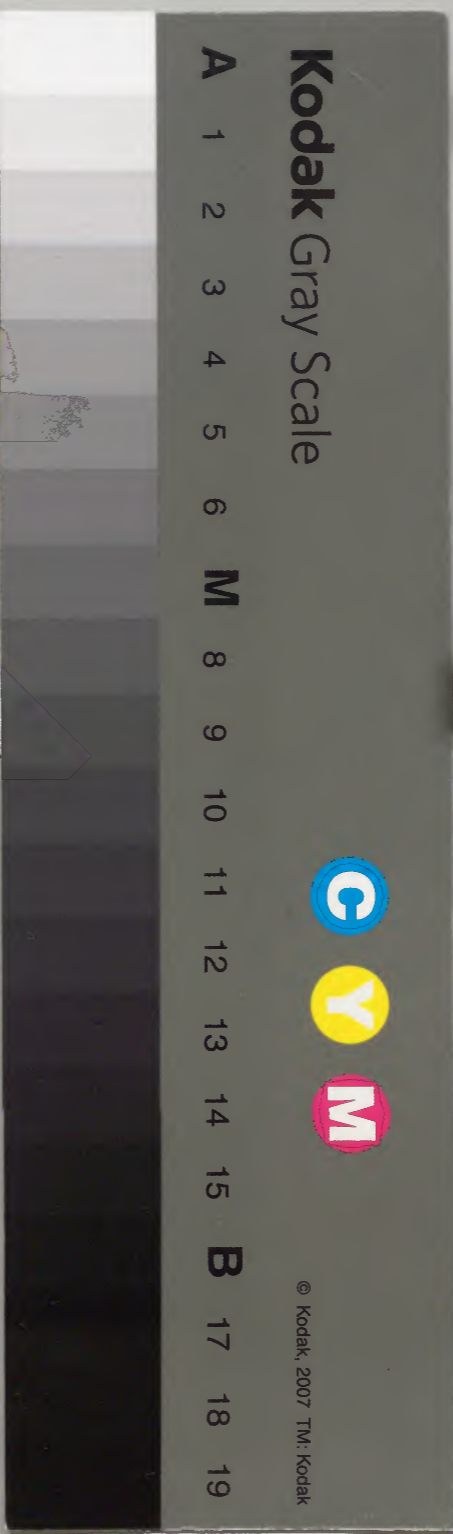
傳六十九

漢書門			
五〇	三	二	一
函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九	五〇	二	一
函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3
冊數	20 (19)
函號	279 50

正史廿号 共廿本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

干數邛都最大邛州本其地此

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名

為焉昆明師古曰焉即命之焉

編髮師古曰臨隨畜移徙亡常

里自焉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

自非以東北君長以十

前漢書卷九十五

其西靡莫之

自滇以北君長以

皆推結師古曰惟音五

耕田有邑聚其

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邦都最大師古曰徙及

自非以東北君長以十

自非以東北君長以十

自非以東北君長以十

或移徙古曰土著者謂有常居此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長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謂江而上也略巴黔中以西

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蘇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廣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日池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道塞不通因廼以其衆王滇變

師長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地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

方塞也徵音工鈞反巴蜀民方塞也徵音工鈞反黠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南粵食蒙蜀枸醬音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安反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

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音其俗或土著音在蜀之西自駝以東

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師古曰躡將兵循江上師古曰

乃三百里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地本巴人也莊

勞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曾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古曰其處險阨諸此國

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徵音或竊出商賈取其茆馬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音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為日枸音矩師古曰子如桑椹綠木而生味充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

音音普蒙歸至長安問音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音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

嘉靖八年刊

左肅師古曰言為地東西萬餘至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

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郎中將劉放曰當作中郎將後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從巴牂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

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勞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

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

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

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師古曰饟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師古曰罷讀曰疲離暑溼死者甚衆師古曰罷讀曰疲

也錄音能音反西南夷又叛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罷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

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

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犍音堅及元狩

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師古曰博望侯張騫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師古曰身毒國得蜀賈人南或聞西

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因盛言不實在漢西南慕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上言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昌越人等十餘輩問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問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先迺留為求道

師古曰當四歲餘宋神曰括是史當云為求皆閉昆

明莫能通師古曰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

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粵反上使馳師古曰且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捷

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且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捷

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

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

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

牂柯郡夜郎侯始師古曰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

而誅夜郎遂入朝師古曰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

蘭邛君并殺苻侯師古曰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

雋郡苻都為沈黎師古曰再隴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

都郡使王然于以師古曰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

未肯聽師古曰伏猶倚也相依師古曰勞莫數侵犯使者吏

嘉靖八年刻

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滇王離西夷師古曰

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

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

年益州廉頭姑繒師古曰反殺長吏祥柯談指同並等二十

四邑凡三萬餘人師古曰並音併進水衡都尉發蜀郡犍

為犍命萬餘人擊祥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

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

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

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鈎町侯亡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鈎音鉤于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鈎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遣執金吾馬

適建龍頡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

平中夜即王興與鈎町王禹漏卧侯俞夏舉兵相攻

師古曰興與鈎町王禹漏卧侯俞夏舉兵相攻

者以為追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庄持節和

解與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

嘉靖八年

軍主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師古曰選奕法不前之意也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奕復

守和解選音息宛反奕音大充反太守察動靜有變

迺以聞師古曰廣空也一時三月也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廣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取備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

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悖也遠藏温暑

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青夏育也

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士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

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

繅士馬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處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處

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毛言不生草木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隨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

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

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

長不韋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

與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

與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高從邑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景反邑君曰將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景反邑君曰將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景反邑君曰將

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得兵
降鉤町王禹漏卧疾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
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郡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士
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衆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日供引兵獨進
敗走趨立言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
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收賜金四
十斤人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
制以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剛牂柯大
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
蠻夷怨極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廣發巴蜀健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州人三
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軍始
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健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
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餓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疫二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高蠻夷任貴亦殺太中收根

自立為邛殺王師古曰枚根會莽敗漢興誅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秦并天下

畧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通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

海之縣也即師古曰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音僻吾欲與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矣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

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

事師古曰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滬谿關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

為守假師古曰假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他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

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

輯百粵毋為南邊害長沙按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

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

異禁夷高絕器物師古曰高后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嘉靖八年

嘉靖八年

嘉靖八年

擊滅南海并平之自為功也於是侂乃自尊號為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連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盧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喻領師古曰諭與諭

類此同下皆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侂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

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奉纛稱制與中國侏艾帝元年初鎮撫天

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威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

加於遠迺為侂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

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

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天中大夫謁者一人

使賜侂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遠

遠遠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我高皇帝棄羣臣孝

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

也也以故諱暴乎治師古曰諱非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不

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

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侂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

以賓附於漢也信親昆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

弟者謂有親屬者也

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

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屬苦之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毋得一老半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

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

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

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

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云曰褚上中褚三十衣下者綿之多少皆厚之差也願王聽

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駝等陸西兵至南粵王恐乃頓

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

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

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師古曰言以貢職時輸入貢職孝惠

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

嘉靖六年刊 吳

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土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乎

蠻夷外粵金錢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即于于杜

母與我師古曰恐老夫處辭焉牛羊齒已長師古曰

老也師古曰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

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及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

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

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

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

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

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師古曰甌南面稱王東有閩

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

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寸

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

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死骨不腐改號

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

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師古曰桂樹中蠹也蘇林曰

直師古曰此蠹食桂故不辛而苦四十雙孔雀二雙

音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雲還都文帝大說遂至孝
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
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與丘南擊邊邑使人上書曰兩粵
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
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
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
未險領閩粵主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
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

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
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
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
嬰齊嗣立即滅其先武帝文帝李哥曰去嬰齊在長
安時取邳鄆音若北反嬰氏女師古曰摻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
立摻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師古曰風讀要以用漢法此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師古曰風讀次公入宿衛

卷之六十五
十二

明王太子與劉其母為太后太后曰未為嬰齊妻時

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及嬰齊薨後元

帝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論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

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目置師古曰丞相

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

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

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

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其居國

秦王即下趙光也趙不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厚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

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借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

坐飲嘉第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

國之利而相若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為乘

相杖送不致發師古曰杖嘉見耳目非是

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牙師古曰玉止太后

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弟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

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

不足以與兵欲使莊參以二十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

足以武往二十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郊

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奮曰以區區粵

又有主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十人往入

境呂嘉廼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

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

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史粵妻

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

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

謾辭謝罪師古曰謾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

曰韓千秋雖立成功亦軍鋒之寇師古曰言封其子延

等為成安侯摻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

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呂嘉建德等

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令粵人及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

將軍出桂陽下瀘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

章下橫浦故歸義軍之入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

樓船會西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

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

少師古曰言伏波廼為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者賜

印綬復縱令相招而於今還更相招諭之也

攻燒敵反賊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

伏波又問

伏波又問

建德為海

常侯古曰侯之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漢書

至降為隨漢書

魏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漢書

將軍取以軍降為滕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

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諭告甌路四十餘萬口降

為湘城侯戈船下賴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椎

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揮其先皆粵王右踐之後也

姓駒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即今之

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禺今吳芮所謂

番禺者也師古曰吳芮號從諸侯滅秦當且時項王上

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

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候官孝惠三年舉高帝時

粵功師古曰追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迺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

及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王走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
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
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
天嚴助詰蚡言嘗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
語具在助傳漢兵來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
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
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喻領閩粵王郢發兵
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世
師古曰言漢世

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

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

曰縱音反使使奉其頭師古曰天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

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

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誅張晏曰繇音搖乃使中郎

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有誅誅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

與繇王並處元元粵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

千從樓船擊白嘉等立

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

禹樓船將軍僕上書願

不許罷兵令諸校留中

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蹊

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

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子也舊封不敢擊卻就便處皆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

出武師古曰揚僕也中尉王温舒出

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詒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

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

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

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

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

以其衆修橫海軍封后

侯師古曰功臣表云而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封陽

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

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

請列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

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命也明年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志將來討

將軍勵力等為吞漢將軍大白

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子也舊封不敢擊卻就便處皆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師古曰

出武師古曰揚僕也中尉王温舒出

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詒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

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

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

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

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

以其衆修橫海軍封后

侯師古曰功臣表云而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封陽

為卯石侯碑古曰卯石侯表作外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

橫海校尉福為續榮侯師古曰線音遠福者城陽王子

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云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

將多軍多音奇如漢兵至乘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下王封為平郿侯師古曰郿音於是天子曰東

粵陝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

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直番朝鮮師古曰戰

此地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

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師古曰沮水

反音道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推

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

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

居此地及真番朝都王險師古曰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

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

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

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直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

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渠所誘漢亡

人滋多師古曰又未嘗入見師古曰宣番辰國欲

上言見天子又雍關弗通師古曰元封二年

漢使步何難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難音才難反何去

至泉陵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禪王長音古日長

也送何至沮水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音古

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

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

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齊兵七千人

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

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

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

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

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

千疋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

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盡倚中

師古曰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騶樓船將齊卒入

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士卒卒皆恐將心慙

嘉靖八年刊

其圍右渠常倚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適

使人私約陸樓船師古曰與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

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

人求間隙降不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今與朝鮮和善

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

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

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與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

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五軍遂亦

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

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

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

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

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

戰益急恐不能解師古曰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

嘉靖八年六月

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于長師古曰長渠降相路

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告諭其民誅成

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盡

清侯師古曰陶為秋苴侯海師古曰苴音子餘反

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濕陽侯左將

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擅先縱矢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屈服等猶

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追觀太宗填撫

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齊母

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德或者則

相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終 前漢書九十五

嘉靖八年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前漢書九十六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遷續漢書云皆在西域之西烏孫之南南至于東平有五十五國也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十餘里南北十餘里東則

接漢院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則限以

葱嶺師古曰西河舊集云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

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

闐師古曰闐字與宜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石鹽澤者也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表其水亭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磧石為中國河云自玉

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報音上扇反傍南道

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自車師前王庭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師古曰言著土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

隨畜牧移徙也師古曰言著土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

屬匈奴師古曰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曰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

焉師古曰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也然西不過臨洮漢興

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

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

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

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

得職師古曰賞其勤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直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

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

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

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

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

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僮

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

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及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

力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

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

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

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

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

會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

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孟康曰婼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婼羌國王

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

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

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

水草木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給也山有鐵自作兵

兵有弓牙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解也師古曰西北至

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

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

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

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

里師古曰此國山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

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國出玉多葭

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赤

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

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末出下流者俗名

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婁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

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攻

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今其兵遮漢使漢使

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國謂王恢

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

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

之屬謂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漢

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

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

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

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

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

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對曰小

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

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

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

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官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

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

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

今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

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

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

東垂近漢當白蒲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

漢使又數為吏立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

反間數選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
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
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
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
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
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
動自今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
歸今此作嘗歸紀也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
傳不同嘗有誤者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吾為刻印章賜
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二千百官送至橫

門外孟康曰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王自請天子曰身
橫音光祖而遣之祖道之禮也

在漢久今歸羶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

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

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道音竹丹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

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

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

三十戶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

護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光

嘉靖八年刊

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粟西道精絕
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震城師古曰打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百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

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

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陝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

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
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

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

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

名寧彌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云二百
一十四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特勤接
于闐國王治西四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
百口萬九千二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右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
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
河多玉石也師古曰玉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口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

千三百四十四里鄭氏曰烏秣音鴟擊師古曰烏音一加

正音也南與天馬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屬

賓烏弋山離迫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

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

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于合蒲犁西與難兜

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山石

潤中飲水故接連出小步馬師古曰小步馬

其手如猿之為嘉靖八年刊

跡者有驢無牛其西則有懸度師古曰懸去陽關五百里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捷谷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二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沙車西與蒲犁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六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二百九十六里東至沙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沙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千五百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沙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同師古曰與子合同少殺寄田疏勒沙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

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三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托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毒天篤也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

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耆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劉奉世曰接婁耆小國耳在都護之東而此罽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六千里黑東北行數千里乃六王都護安得與婁耆相接必誤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勝兵多矣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一里東至烏托國二千二百五十七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

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焉

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日宿雜草奇木檀欖梓竹漆師古曰欖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

穀蒲陶諸果治園田地下澤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

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師古曰市有列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

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人面張晏曰錢六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

皮者亦謂其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牛項上隆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珠璣珊瑚虎

赤色數里搖靴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

魄璧流離師古曰翻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赤

加以象藥灌而焉之尤虛脆不負實非真物

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主烏

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烏頭勞死于代立遣使

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適

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

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師古曰相

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

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報送其使社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

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矯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

以為通厚蠻夷恩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

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

師古曰相

失德也

陰末

師古曰

謂西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

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

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

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

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尚特為所侵盜驢畜有種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貧

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

旬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友師古曰離亦歷

也曠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亦土身熱之阪令人身

執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也

稅也崢音仕行者騎步相持繡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卒師古曰靡散也人慙執不得

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

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

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侍謂中國非久長計

也僕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

也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

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

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

與撲桃西與犁軒條支接師古曰犁音鉅反又每言反行可百餘日

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如甕師古曰甕及水

也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

安息以條支為善眩師古曰眩與幻同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騎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

目師古曰目下謂之四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

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

角者或為天鹿師古曰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頓

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肅反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

殺也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

持也絕遠漢使命至自王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

行至烏弋山離南追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城蘇林曰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

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

嘉靖八年刊

西域傳卷之六

三

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輟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

頭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六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

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董彥行

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

不柔武帝始遣伊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

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

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靛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臨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

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

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

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

土有一封也對音其隆高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

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與輕匈奴師古曰自持其

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土單

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

弱畏戰故曰氏徒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

有五百餘侯師古曰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

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曰雙靡
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去
都護五千九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三里四
曰胖頓翎侯師古曰胖治薄末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
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
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到卑闐城師古曰
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

曰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
處一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
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
宣帝時匈奴乘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
阻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
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悉自
以絕遠獨驢馱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

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
 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
 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
 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
 不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亦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貽都護更故為無所省以夸
 旁國師古曰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言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
 居不事漢師古曰事漢為大甲而欲敗志也且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

通使於其國也以責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

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

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

名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

控茲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下反去都

護出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一十五里二曰附

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

千一十五里三曰窳匿王師古曰蘇音便治窳匿城去都護五

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屬
王治屬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
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韃王師古曰奧音於大反韃音居言反治奧韃城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
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
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
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
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
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

蒲陶為酒官人臧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
者酒馬者曰宿師古曰宿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

汗血言其生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

其下與集生駒皆汗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

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

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安言師古曰謂宛王宛遂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

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焉三千匹

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

漢善者名昧蔡為安王師古曰昧音味後歲餘宛貴人

以為昧蔡譎使我國遇屠師古曰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蠅封為土遣子入侍師古曰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

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死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

宛之威師古曰風宛王蠅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

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

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

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死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

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

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得

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

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不敢留也師古曰不敢留及至漢

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

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

咸尊漢矣

挑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戶七百口五

工勝兵千人

休循國土治鳥飛谷在葱嶺而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

戶二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

宣統元年刊

治所二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榆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拘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二千八百一十口十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

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焉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

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莎車國土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二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

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

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

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父之莎車

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立於漢又

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

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百漢會衛

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

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

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二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
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
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二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
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
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圖志卷之六十六上終

前漢書九十六

嘉靖八年

卷之六十六上

二十一

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前漢書九十六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

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

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

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

松楠師古曰

其心似熱不田作種樹師古曰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

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

最為疆國故服匈奴也

師古曰匈奴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

嘉靖八年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一

覽

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纒焉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

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

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

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

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騫大慙謂

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昆莫起拜

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

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

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

陁昆莫與岑陁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

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

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

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

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

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

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
獻焉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
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聘入聘財漢元封中遣
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
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
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
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出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
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詎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
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法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
今旃為牆以肉為食兮師古曰食為漿謂飯音煎居常土思兮

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
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
毼昆莫年老欲使其孫
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
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
也名獵驕靡後書昆
莫是取昆莫者取葉摩
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
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少夫名步夫
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
國與李父大祿子翁歸
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
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歲一歲而
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
取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
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
爾靡音有輕重岑陬尚師古曰都公
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
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
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

嘉靖八年刊

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

所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廣

靡人口萬年為莎車王

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

為龜茲王絳賓妻少女

光為若呼翎侯妻自古曰

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

為一其侵烏孫唯天子

幸救之漢養士馬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

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

奴復遣發大兵侵擊烏

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

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欲隔絕漢昆彌領發

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

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

謂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

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

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項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

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漠外孫

元貴靡為嗣得今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

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

之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笑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

業師古曰重絕也故莫遣使者至烏孫先取焉良

策謂先與烏孫為親也

天子左右大將都尉
少主止適以烏孫主解
會其餘人合上林中學
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
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
阪子泥靡代為昆彌號
馳至烏孫青讓不立元
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
十餘年恩愛不親

官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
愛弟平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
烏孫言合止也天子自臨平樂
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
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
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
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
其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
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
竟未得安師古曰竟此已事之

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資於夷狄中國
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
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鵠靡不與主和又暴
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
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
擊之劍旁下正下也狂王傷止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師古曰瘦音瘦都護鄭
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
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
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

嘉靖八年刊

五

殺狂王狀主不服即頭讓師古曰持

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李都列將賢養視狂王在

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

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

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不故衆歸之後遂

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

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孟康

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能史書書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故信之號曰馮夫

人烏孫右大將婁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

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

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

錦衣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

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

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

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趙靡皆病死公

嘉靖八年刊

三

主上書言年老上恩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

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

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

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

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

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

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

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

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舉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唯栗靡代小昆彌烏

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與離同為弟白貳所殺漢遣使

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口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

屯姑墨師古曰有戍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

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殺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

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唯栗靡健

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師古曰勿入昆

也師古曰勝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也小昆彌末振將

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唯栗靡漢欲以兵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

嘉靖八年刊

卷六十六下

二

昆

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弼侯難殺未振將末

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未振將之

子名安漢恨不自責誅未振將復使兄名安日安日之段會宗即斬其太

子番丘師古曰番音丘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

以弼侯難殺未振將雖不指為漢言於討賊奏以為

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

紫綬更與銅墨云未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

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藉借也

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律附也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

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

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

彌後漢用憂勞自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

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

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

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

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土莽時姑墨王丞

殺温宿王并其國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師古曰今雍州

温宿領者本因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六十六下

今居此地田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
故因以為名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
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
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
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
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郤胡都尉擊車
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
人東西南北部十長各二人郤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

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
接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八城都尉譯長各
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
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

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道校尉屯田渠犂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

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
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果捷犂渠犂皆故

嘉靖八年刊

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

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青黃金

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是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

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為可遣屯出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國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

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

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也田一歲有積

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就

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為便臣理道微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救太守都

尉明漢火選士為謹斥候蓄麥草願陛下遣使使西

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句危須尉犁

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

犂馬牛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

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漢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古曰士雖各

已盡至於歸塗尚若之食彊者盡食急產羸者道死數

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前漢書卷六十六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

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師古曰廝留言其前不相速及也曩者朕之

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喜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言又漢使者

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遣之欲以為使者

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

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

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也哉或以為欲以元疆師古曰元疆不足者視人有餘

也師古曰言其本易之卦得大過又在九五師古曰其

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

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

將謂遣將率行也師古曰遣將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

山名也師古曰蒲山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

師最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師古曰詔之必

北皆反繆師古曰繆重合侯得虜師古曰重合侯言聞漢軍當

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詛

行之道及水單于遺天子馬爽常使坐祝之縛馬者詛

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

嘉靖八年刊

飢渴師古曰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

散師古曰言死及被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

起亭隧師古曰隨者依深險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

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今邊塞未

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

塗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

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

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史各以秩

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郡國二

非也馬後因養馬以免罷賦也復音步日反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者同來赴封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

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

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

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貢人姑翼謂其王

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
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
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
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
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
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
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
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

夫人皆賜白氍毹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

千人綺繡雜彩珍珍凡數千萬師古曰音奇留且一年厚贈

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

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

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

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

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

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擊胡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三

星南與鄯善不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

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十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

右都尉左右將若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

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焉耆城師古曰負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力

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

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二人譯長三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五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

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千三百三十里戶四

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

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去長安八千六百

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

十三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

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雷渠類谷師古曰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二十七勝兵三百五十

嘉靖八年刊

卷之六下

四

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
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下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

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

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
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

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偷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

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

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音子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

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

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
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
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十五百七十里戶
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
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
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
至焉耆七百七十
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居師古曰常在山下戶不為城治也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
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
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
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
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

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

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

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

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

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

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官帝

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

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車師

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

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

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

馬憲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師古曰憲音詳吏反

至秋收穀吉意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

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奉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乃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漢書卷九十九

公卿議以為坦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

常惠也將張坊以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

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

之走烏孫也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

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

十軍宿在焉考著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

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

孫貴將詣闕師賜第其妻子居其漢末車師王耳理也接鄭古傳達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

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

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院車師後王姑句師

日句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

音道日當道馬柱者音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

便也地天頰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著欲分明其界然後

奏之召若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賂吏求

出不得若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師音古曰請姑

句曰承歸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近前車師前王為都

厚前公歸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近前車師前王為都

護司馬所殺今又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

壁入匈奴胡來王唐堯國比大種赤水羌

精勇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

堯困急怒欽東守玉門關王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

都侯王莽東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干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開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

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堯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

廣新公甄豐為右伯常出西域車師後土須置離聞之

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為西域太伯

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芟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

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

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

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名曰埒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

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

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

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其寇擊車師殺後城

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

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蒲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

馬承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

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會當死耳可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

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即音一炒反將數千騎至校

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為燒火也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

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

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師古曰遺留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

小兒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

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

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師古曰八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貴都

尉師古曰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繁單于師古曰咸立音力追反

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于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

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

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

西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

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有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

重龜茲兵七千餘人分

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

殺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比日

之惟成已校尉郭欽別討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

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劔胡子鄧展曰劔音

音子小反李崇收餘士字本作劉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

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子

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矣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廼

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

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

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瑋音瑋感柏醬竹杖則

開祥柯越駕師古曰柯音柯闡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

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淳曰文甲

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膏門孟康曰

名也師古曰蒲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

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

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

次第之落以隨球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襲被

之也

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哀哀如小屏風而畫

在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李奇曰都盧體輕善

緣者也楊師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

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漢有巴俞之

化也魚龍者為合利之戲先於漢舞乃入殿前數水

此色也俞音踰踰音徒浪反衍音戎戰友視讀曰示觀

示者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廼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

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

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

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

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

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

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九

所拘而其六國沙車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天雖大禹之厚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之矣亦何以尚茲詩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曰父天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無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賈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終

前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前漢書九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姬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手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既驩合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

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

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

取象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

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至武帝制健仔姪

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仔美

而元不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凡十四等云

至秩師古曰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

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實得二

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太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

十六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

四百四十五石耳少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

衡反其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七子視八百

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八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曰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六夫師古曰五六

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

象外之順常視二百石無消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

嘉靖八年

前漢書卷之三

二

皆視百石

師古曰消絜也無消言無所不絜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娘靈可以娛樂情靈也

保安也保

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使上家人子中

家人子視

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以入官未有職號但稱家人

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

外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

師古曰單音甫善父音甫好相人高

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

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

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

人仁弱高祖以為不知也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

我戚姬常從上之闕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

常留守希且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

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

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

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昌侯次兄釋之為

建成侯遠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延令永巷囚戚夫人髡

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

春薄冀常與死為伍

師古曰劫死相離三千里當誰使

告女師古曰女讀曰

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師古曰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

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

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睛以

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

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

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

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

視事已自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留侯子張辟留侯為侍中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

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知

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師古曰說呂氏權由此

起廼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

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辰

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

嘉靖八年刊

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
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
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為上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戴產祿曰高祖與
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
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
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

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

萬方終無子廼使楊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

后為皇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

年廼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太后聞而惠之

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

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

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定基師古曰然而無益

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

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

置留也

北宮在未老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師古曰山陰會稽縣故魏王宗女魏媼

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諸侯

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

富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

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

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與魏王豹以其國為

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

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

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

年坐河南成皇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

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脅止曰是貴徵也吾為

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

子後希見高祖朋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

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

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

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太

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

言諸八年刑

郡國邑三百家表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

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

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迺召復魏氏

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日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溥氏疾者一人太

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葬南

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用呂后不合葬長陵

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

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實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

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必置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宦者志之誤直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實姬涕泣怨

其宦者不欲往相逼延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實姬生女

嫪毐師古曰嫪音匹也七年生景帝代主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末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

男更病死也師古曰更音公也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

實姬男最長立為太子實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

故謂之長公主是為梁孝主嘗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

縣也觀音於是溥太后迺詔有司追封實后父為安成

王也

疾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

靈文園法

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

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

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師古曰厭少君

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疾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

之注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澤姓實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姓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用為符信

止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覘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

所識師古曰識記曰姊素衣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

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沐具而為之沐沐於是實

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百悲延厚賜之家於長安終

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縣

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

氏大事也師古曰放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

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實皇

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

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

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實嬰俠言

士師古曰俠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實氏疾者凡

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

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

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

崩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

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

再三乖謬時是此傳誤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至武帝時魏其侯實嬰

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

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六

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

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

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

為長陵田氏婦生男盼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

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莫

倚之得尊寵也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

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

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

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

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

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

高帝八年刊

前漢傳卷之十一

十一

正

得責幸栗姬曰然怒謝長主不許長王欲與王夫人主

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譖栗姬短景帝嘗屬

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曰吾百歲後善視

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遂而未發也長公

主日譽王夫人勇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

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

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

當言邪師古曰乃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

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

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

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干反諸生四男兒姁

蚤卒四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皇后

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皇

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

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

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

追尊主仲為共侯師古曰共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公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俗而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白帝曰何
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
門使左右入采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事
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
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
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
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
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
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

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
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以為妃及帝即位立為
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數音所角反又挾婦人媚道頗覺
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
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
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德師古曰言失德義之不可承天命其上巫蠱師古曰言失德義之罷退居長門宮明年
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真師古曰言失德義之私近董偃十餘年主
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國除後數年廢后乃



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謳音一以反武帝即位數年

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師古曰置家帝後霸上孟康曰

除也於霸水上自後除今三月七日還過平陽主見所

侍美人師古曰侍音大夫紀反帝不說飲謳者進帝獨說子

夫師古曰悅說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於軒中侍帝權主

衣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

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

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

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

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

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

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

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戈夫人更幸師古曰

互也音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

嘉靖八年刊

尚書卷之三

三

聖

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克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

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奏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

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

桐柏師古曰瘞瘞也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

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

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崇其園故號

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

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

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

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

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

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

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

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

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

敢以燕嬪見帝師古曰嬪與情上曰夫人第一見我

曰第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後

嘉靖八年刊

卷之三

三

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感歎而不復言

師古曰無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最音虛敬音許既反於是止不說而起夫人

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

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

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施愛施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

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常

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

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

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

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貌音先安嬋行令樂府諸音

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蓮娟

以修嫵兮師古曰嫵美也連娟嫵弱也嫵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櫟絕而不長

音子小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隱處幽而懷傷

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鬱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

潛以凄淚兮

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涼寒涼之意也挂秋芳香神靈

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置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

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

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

翔翔也幼音襄函菱蒺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音

音敷孟康曰菱音緩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的容與

以猗靡兮縹飄姚庠俞莊孟康曰言夫夫人之顏色益

嚴也師古曰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

生歡宴之時也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

分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神之惟而遂離別也

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衰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執路日以遠兮

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

意也必自為寢淫敞苑寂兮無音師古曰美思若流淚

但兮在心師古曰悼也音丁曷反亂曰師古曰亂也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嫉妬鬪茸將安程兮師古曰

日言嫉妬鬪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方時隆威

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兮師古曰傷兮師古曰傷兮師古曰傷兮

也子昌邑師古曰昌邑師古曰昌邑師古曰昌邑師古曰昌邑

思一作恩

月... 三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滅矣
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也呼哀哉想魂靈兮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亭曰仁者之行意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
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
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
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
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
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
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延生止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
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
燕王曰王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
人男昌邑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火多知辭

嘉靖八年... 嘉靖八年...

曰壯大者其形體偉大言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喜愛之

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父

之師古曰與鈞弋捷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與

音口羨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後上疾病乃

立鈞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鈞弋捷仔為皇太

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

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

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築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

以親疏受負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樂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水林期

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

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

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曰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

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

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素

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

陽豐八年刑

郭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代亮反蓋主

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客于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

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

令配耦帝時上自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

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

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

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

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

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

倖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安始也

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

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

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

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師古

曰師古曰守求請之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克國為太醫

監蘭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克國入馬二

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

蓋主知燕王旦帝光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

子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

事漢書卷六十三

稱子路喪姊暮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

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陸

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

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諫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

愈親光而疏榮安榮安寢志師古曰遂結黨與謀殺光

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榮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

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魯燕王蓋主皆自殺師古曰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

敬夫人置園邑二千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

婢守築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榮安冢並在光欲皇

后擅寵有子帝時師古曰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

雖宮人使令皆為躬給多其帶師古曰躬給有前後當

今所使之人也師古曰後宮莫有進者

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昌邑王賀徵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光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是昭二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光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是昭二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光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是昭二

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

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

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

晉之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

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

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

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高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

恭三子皆以進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

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

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

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

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

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

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

數遣使者求外家父遠多以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宣帝本紀第十 三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姬姬言名妾人棠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延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
產之身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
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延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
為翁須作繅單衣師古曰繅即今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
須歌舞往來歸取冬衣及不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
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
平鄉師古曰仲卿載媪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
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媪奈何欲予它人仲

鄉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

見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媪與延始之柳

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

翁須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棄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

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媪與延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

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此媪與音必麻反

翁須共宿明日延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

媪歸糶買未具延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

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

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嘉靖八年刊

須等五人長兒使逐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墜三
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

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

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

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

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延始以本

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延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

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

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

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侯太子傳云皇孫及王

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授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

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鞶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

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

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

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

之師古曰須得也音工咸反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

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時掖庭令孫賀之妻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

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

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八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

將軍同心輔政聞賀欲舉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

曾孫廼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

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

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

子死其母將行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相當大貴母獨喜賀

聞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師古曰請也酒酣為言

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

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姻聞之怒師古曰廣

欲與廣漢重令為介結婚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

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

將軍女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

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

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師古曰過辭夫為

行師古曰過辭夫為

我求安也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志

去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

求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衍曰夫人所

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

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端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

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今皇后當免身

可囚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反成君即得為皇后

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

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之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

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

矣曰願盡力即搆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

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有頃曰

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對曰無有遂

加煩滿師古曰滿音衍出過見顯相勞問音來到反

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

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

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

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不自署也許后立三

年而帝崩師古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師古曰

所謂小陵者去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

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
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唐漢堯蓋
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
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

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為音干

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

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

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

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

亦寵之顯房與古曰顯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志不食歐血

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三邪復教皇

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

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

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

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

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

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後

十二歲徙雲林館延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

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

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

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

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

侍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

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

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

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

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

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

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

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

后為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

嘉靖八年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園也奉送孫歟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賢惟邛成共族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族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前漢書九十七上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前漢書九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

頃侯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綱禁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為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停

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害後選嘉女以配

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

白太子懷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

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夫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

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言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

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

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

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

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蓋侯青也武帝信也武帝之

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

綦師古曰綦古累字也音力端反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

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

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惠不上無繼嗣時

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

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

曰妾誇布服纈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纈粗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婦

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考與字同曠空也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

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

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師古曰臣妾師古曰外家謂

后之家族信在外也百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

信在外也

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

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

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相教哉晉灼曰竟

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一帝奢儉家吏不曉師古

不同也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師古曰

曰家吏皇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

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朱

之言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妾家府亦不當得

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

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

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

不如前乃謂衣服處置一一如之也師古曰竟寧前而更設

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

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此二事誠不

可行唯陛下省察庶幾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

枝堅也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

音之岐反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

千高反次下亦同曰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

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

皇后自有湯沐故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妾所仰乎師古

更無它處也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妾所仰乎師古

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

嘉慶九年刊

前漢傳六十一

三

謂其待刑者有所構浣而左右多竊怨者甚必為之又

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

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使甫受詔讀記師古曰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

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其初始發意若

草木之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

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

則可而後之其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

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

豈可邪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同也故時酒肉有所賜

外家輒上表廼決只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宣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

四當多於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

之不可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自見后自見唯陛下深

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

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

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

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

嘉靖九年

前漢書卷六十七

四

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裹誠秉忠唯義

是從師古曰裹又惡有上官得陸宣成之謀師古曰上官

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

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且頓郵支之倫也方外內

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也喬皆喬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

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沉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

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

正月師古曰日者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

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

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

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師古曰視以著繼嗣之微賤人

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爪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

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

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

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斯昭陰盛盈溢違

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

子鳥焚其巢大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

咲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言王者處民上如

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

萬曆十年刊 前漢書卷六十一 五 四百八十六季淮

也雖先快意說師古曰說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

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

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

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

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

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

已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在中宮明陰盛咎在

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

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

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甚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

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祖已日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

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且財幣之省特

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

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戾也傳不云乎以約失

之者鮮密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

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

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性反君子之道

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也

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

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彼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

道師古曰減省羣事謙約為右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母

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寃爰何不臧師古曰

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養名顯行以息衆譴師古曰譴音許元反

深惟母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

日蝕師古曰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久之皇后寵亦益

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

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諛諛字事發覺太后

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師古曰廢處昭臺宮師古曰

苑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之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平

四年而廢昭臺歲餘遷徙於宮師古曰昭臺宮有長定宮

嘉靖八年刊

何美厚

二

林師古曰昭臺宮有長定宮

昭臺宮有長定宮

後九年上詔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

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

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

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

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

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白東宮復

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

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謾也諄音布內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

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

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

增成第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有男數月失之

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米士延有嬖女今欲

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上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

窈窕德象文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

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每進見

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墜於內寵婕妤進侍者

李平平得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

平姓曰衛所謂衛倭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

賤與喻越禮制寢盛於前師古曰諭同寢班倭仔及許皇

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

倭仔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

倭仔倭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

上是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

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倭仔恐久見危求共養

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上許焉倭仔退處東宮

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清德兮何性命之淑靈

師古曰何登薄軀於宮闕公亮下陳於後庭陳列也蒙

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之翕赫

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

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索息言懼而喘

子適人又親結其離而戒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

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北難之晨惟哀衰

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美

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妣之妣周師古曰二女也女史也虞

虞舜也任太任殷王之母妣太姒思陋其靡及兮敢

舍心而忘茲師古曰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著華之不滋

嘉靖八年刊

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痛陽祿與

留華色落也蓄音扶元反生子此館告

離災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仍頻也

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

而昧幽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感

以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

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

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掃於帷幄兮

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重師古曰重者願歸骨於

官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局師古曰局短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萋萋青草貌

也落音臺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也音來東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絲兮紈素聲

言風動發惟裳羅紆也綵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

衣聲也綵音千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兮誰為榮師古曰同觀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地也師古曰綦屨下飾也言視殿上仰視兮雲屋雙涕

之地則想若履綦之跡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

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黜對狀若雲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師古曰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

獨享兮高明處師古曰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

見師古曰孟說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

獨享兮高明處師古曰勉虞精兮極

前集卷之三

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綠衣今白華自古今有之

師古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僭夫人失至成帝崩健仔

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封

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事見漢舊初生時父母不

舉三日不死延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

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學歌舞號曰飛燕其體輕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

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健仔貴傾後宮許后之廢

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

李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婕

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健仔為皇后追以長前

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

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

著漆者謂之髹漆精即縣濟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

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七合反白玉階師古曰階所

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

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

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為缸若車缸

之形也其缸音若玉壁明珠翠羽非也自後宮未嘗

嘉靖六年

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嘗無子師古曰顯與同卒終也末年定

陶主來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

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

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

在未央宮中供音居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

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昏夜平善鄉晨傳綉應劭曰

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

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衆謹謹怪之掖庭令輔等在

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

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

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

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

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

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掖庭獄丞籍

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新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

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

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

攝名對食甚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

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

嘉靖元年刊

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

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也其色也方底成書

耳音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

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承知是何等兒也師古

口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

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

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

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天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

漏上五刻持兒與舞會東交接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

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字本作慳其音同耳武以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

母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

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

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

裹藥二枚赫蹠書師古曰赫蹠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

為閱蹠師古曰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

自知之師古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

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

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

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師古曰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

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辜

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

曹也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縊縛之鄭氏曰自武皆

表奏狀棗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棗謂張棗也宮長李南以詔書

取兒去晉灼曰漢儀並有女長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

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

暫入或一歲再三召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

子師古曰襄其十一日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詔使

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閭昭

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曰給誰也即從

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

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

立為皇后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

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

察也懟音以頭擊壁戶柱從牀止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

美人產子生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帝亦不食昭儀

曰陛下自是不食謂何師古曰何陛下常自言約不

負女師古曰女讀曰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

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受

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葦篋一合盛

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

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

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忘推置屏風東恭受詔

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

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下為坎埋其中故長

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姪王業任嬖公孫習前

免為庶人師古曰嬖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

梓宮師古曰梓宮未大歛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

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

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

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

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

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

敢言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懼廷御

顧師古曰顧有子恐禍相及當生不敢言也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道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

臣票騎將軍貪着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者奈何令長信

嘉靖九年刊

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

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

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

更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

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

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趙

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

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

犯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

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

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

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

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

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

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

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

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

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

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喜也權柄

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師古曰者讀曰者少主

嘉靖九年刊

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使不世無周公抱負之輔

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

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

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

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

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師古曰演廣也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

也覆音反誣汗先帝傾也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

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

立大功不合衆此廼老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

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

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所

之過師古曰抹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

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安篤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

訖延探追不及之事許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許此臣所

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

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

聞百變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

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願

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得述遠知所

心願請其立哀帝崩王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
皆怨之哀帝崩王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
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賊遂繼嗣
危宗廟詩天犯祖師古曰詩違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
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
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闕也
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白與音反
竊下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
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
也師古曰言以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

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巡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
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鑲也師古曰鑲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温人蚤卒母為
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
為太子得進孝元帝即位立為婕妤其有寵為人者
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延之師古曰
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
嘉靖九年刊

使行及滿健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
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
賜以印綬在使仔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
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為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釐定
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傳太后
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
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珍寶賂遺趙昭
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
欲緣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謂古曰更上亦自
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表紀月餘天子

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
閻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為人後
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
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
丹為太傅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
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
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
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
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
以乳母恩耳不是有所妨於是受傳太后得至太子家

下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養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
詔令侍太后下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
天子之福也止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延白令
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
以子貴尊傳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
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
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
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
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

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
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崩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
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
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序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
傳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曰中
曰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
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宗祖侯後
更號崇祖曰汝昌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
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
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士餘人傳

皇紀八年

太后既薨後元驕與成帝母詁至謂之無與中山孝王
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今自後元
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

傳丁寬易之始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

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

禮即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

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

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

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輔政下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

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

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

也建平二年下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

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

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

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

司舉奏丁傳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

歸故郡莽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

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神道妾之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

璽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

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既

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樽

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

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音戈瞻反吏卒

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

主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

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

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

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

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

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

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十銜

土投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塚中也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

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傳

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傳氏女為姬哀
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為
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
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
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為皇后傳氏既盛晏最尊
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
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
號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
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
材目諄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
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
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
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
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
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傳昭儀等建
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快出園師古曰快
字與逸同攀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
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
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

嘉靖六年

立為信都王尊健行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主

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

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宣鄉

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

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青之青謂妖病也蘇林曰名為

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果也未滿歲者謂為王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袞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

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病發怒

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由恐

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

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女案驗蓋收御者官吏及

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

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

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

與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

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

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曰刺治謂箴之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

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

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

還謂左右此遇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吏何用知

嘉靖元年刊

前漢書卷之六

三

知

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 迺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
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
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
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生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
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
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
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
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權爵也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
徙合補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

豪女弟為宣帝傳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傳仔生
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
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
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分迎中山王
立為帝恭欲顛國權德下傳行事師古曰德也以帝為成
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更立宗室桃鄉
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遺少傅左將軍甄豐賜
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陞縣為湯沐邑又
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二妹詔臣說脩義
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首德君師古曰音德食邑各二千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卷之三十一

三

戶莽長子字季孟，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下傳舊惡，幾得至京師。

師古曰：莽，莽也。莽與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

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於定陶，傳太后丁姬許天逆理上

僭位號。師古曰：莽，莽也。徙定陶主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

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壞亂法度民

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

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首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

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

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

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延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今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

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

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

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守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

事，發覺莽殺字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

后徙合浦。師古曰：熱其也。唯衛后在。師古曰：中山王莽墓

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

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三

成

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

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

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

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

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

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

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

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縠績之若今之縠為

也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

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勗郎光祿大夫歆奉

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

警歌授皇后璽紘師古曰紘所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

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

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

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

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

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

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

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

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

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疑傷哀欲

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

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暨往問疾師古曰

盛飾也音丈又音榮一曰棟首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

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丘誅莽燔燒未央

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

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繇窮富貴而不

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

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

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

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喙鑒茲行事變

亦備矣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終

前漢書九十七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天

嘉祥八年代
水滸轉第六十下

前漢書六十五

因... 亦謝矣
何面目以見... 而死

景帝... 亦謝矣
景帝... 亦謝矣

元后傳第六十八
前漢書九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本... 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因... 姓也汭音而說反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

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齊師古曰齊

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

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

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

處東平陵師古曰濟生賀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

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退還當坐者師古

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秩而殺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

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免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

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不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

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采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

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

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

成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上以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

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百四十五年沙麓崩歲

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一年哀帝崩元后始今王翁孺徙

正直其地師古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

沙鹿地也師古曰虛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王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

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

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飲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二卿譚子元崇少子裔子夏

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

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後以妬去更嫁為河內

苟質妻初李親任政君在師古曰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天姪順得婦人道莫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夷王聘

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十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

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以為然師古曰教

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

願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

死非天命逼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太子

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

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

逼諸娣妾欲順適其意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

虞得太子者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及太

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勞長御問知太子所

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

言不得已師古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

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長御即以為

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

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身先是者太子

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父者七八年莫有孕及五祀壹

聖帝有身其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宣帝愛之自名曰齋宗師古曰適太子常置左右後三

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

王妃為健仔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健仔立為皇后
 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
 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太子壯決實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幸
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一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樂
私之樂也解且立成紀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師古於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
同輩同輩師古曰側席常有息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
 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息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
音佑語在丹傳上亦以師古皇后去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
 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師古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

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入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
 王氏之與自鳳始又封皇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
 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封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
 終日師古曰塞滿也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
 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
 與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
 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
 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
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師古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
 益政治今有第暈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第與字同在臣鳳

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
 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
 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
 充塞天下答在朕躬今天將軍適引過自予欲上尚書
 宣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
 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
 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
 崇亮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
 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

后同產唯曼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餘畢侯

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寔居頃侯禁在時

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

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參同姓太后曰封田

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公子弟皆卿大夫

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同用事上遂謙讓

無所顯左右常為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敬通達有異材

上召見敬誦讀詩賦其說之欲以為出常侍召取衣冠

官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

須爾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詔鳳鳳為不可

漢書卷之六

適止其見懼知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承時言

多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止承先帝意遇甚厚

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繼介師古曰謂先

也言無繼介之繼也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

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

見師古曰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

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

王雖親於禮當秦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

違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

不得師古曰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

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廷奏

封事言日蝕之外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

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

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斯反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

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嘗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

之發為大臣頽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

定陶王師古曰猥猶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頽

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頽君之

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言塞手鳳不內省

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謂也且鳳謂也不忠

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王商曰木以先帝外屬內

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

諛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謂也罷身以憂死衆

庶慙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耳適人師古曰小婦弟也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謂也且子內之後宮苟

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師古曰是則

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師古曰盪洗也

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

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

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

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

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大明聖主樂進賢也

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

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

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獨側聽具知

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篤愚竊得以外屬兄弟士人
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
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
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
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
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
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首念兄弟宗
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骨也音武皮反不當
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
月益甚不勝大願願

乞骸骨歸自治養其賴陛下神靈
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滿
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
哀重魏魏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
斤外唯陛下哀憐其辭指其哀太
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
多闕故天變妻臻咸在朕躬將軍
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
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務
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國務
於承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
封為列侯宗族蒙恩
任臣鳳所言輒聽焉
數見咎在臣鳳奉職
所誦說成以日蝕之
肱師古曰肱臂也
連年數出在外曠職
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族所蒙不測當殺身
以無益之故有離寢
寐臣以非材見私天
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織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
后聞之為垂涕不御
曰朕秉事不明政事
廼深引過自予欲乞
手公母困我師古曰周書洛
導精神安心自持期
使尚書劾奏章知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六

金甫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
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
宣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
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
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
師古曰言為其家又以侍中太僕
寮屬者皆得大官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
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
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
窮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
荒胡殺子蕩腸非所
以為比上夷狄欲絕
章死獄中妻子徒合
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音為御史大夫列於
珍寶四面而至後庭
鐘磬舞鄭女作倡優
洞門高廊閣道連屬
最怒壞決高都連竟

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
至杜陵也本高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
職復內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白
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
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
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
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
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導導百姓不如御史
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
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

嘉靖八年刊

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
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首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
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今讓不受
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
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
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
獲宰相之封朕甚憐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官
署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

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

師古曰輯與同濯與同

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櫂人為越歌也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

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於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

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

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灑水曲陽侯根驢奢僭上赤墀音

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闈格

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

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

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頭

嘉靖八年刊

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止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
 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寧弱日久今將一
 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恭集音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
 籍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督督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
 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
 不及等此音無古曰必歸反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
 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

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
 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
 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今親附商語在鄴傳王
 氏爵位曰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
 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
 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
 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大
 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
 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之六

二

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
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實之嗣侯綏和元年薨即位二
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也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
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主求漢嗣根為言
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
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
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
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恭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
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詔在長傳故曲

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
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
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
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
舊恩新都侯恭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
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
莽三百五十戶以恭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
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

嘉靖八年

易莽

三

易莽

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解古曰效誠根行貪邪臧

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弟中起土山立兩市毀土

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

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解古曰共音居用發民治道百

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堯朝政師古曰堯推親近吏主

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墜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僣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

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

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置

酒歌舞捐忘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

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舉報厚恩亦聘取故

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

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廼此忘恩義以根嘗建

社稷之策師古曰社稷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

及况父高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一或傳太后帝母丁

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恭前為天司馬張抑尊號

之議師古曰捐及平阿侯仁臧或傳太后帝母丁昭儀親屬皆就國

天下多矣王氏或傳太后帝母丁聖業深遠恩德至

宗廟之重師古曰宗廟厚推念先帝之或傳太后帝母丁

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
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
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具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
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之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
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不復顧恩
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天下豈有而兄弟
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變更正朔服
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示國不祥璽為而
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
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

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也無可言者師古曰
諱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
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
已死知而兄弟之族滅也師古曰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
廼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喜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覺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誣莽
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
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卑罵至東宮親以其書自
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諱之辭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
也師古曰誅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

嘉靖八年

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履曰銅壁如壁形以銅為之

也恭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其文師古曰休美也

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

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

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書為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富為之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

欽承謹以令月一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

璽紱以當順天師古曰此紱也光于四海焉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

恭於是鳩殺王誅而封張永為首符子初恭為安漢公

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

配食云及恭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

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

故殿以為文母寢食堂孟康曰寢音展也既成名曰長壽

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恭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

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

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

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

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

右曰此人婦神多矣能入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恭

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莽更漢家黑籍著音昭孟康曰詩中所著也莽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籍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蓂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聞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音於古曰京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夫

世稱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音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師古曰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璽不欲以授蓋婦人之仁悲夫

